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近访钱谷融先生

钱虹

近日，欣闻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98岁高龄的钱谷融先生成了各家媒体争相采访报道的“明星”。开幕式前，中国作协有关领导向习总书记汇报，钱谷融先生是到会者中最年长的作家代表，总书记听了特别关照：要照顾好老人家。

钱谷融先生是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读研究生时的导师。毕业后又与他在华东师大中文系同一教研室共事十余年，直到他2000年退休。许多年以后，我常常暗暗庆幸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我遇到了一位使我懂得了什么是文学和人性并且终身受益的导师。前不久，想起9月28日是先生98岁的寿辰，便想去看望他老人家。我拨通了先生家的电话，问候之后，说想跟他约个见面时间。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地在电话那头说：“非常欢迎你来的。什么时候来都可以。”我就马上跟他约了时间。

下午三点，我到了华东师大二村钱先生家。在走廊里跟他家保姆聊了几句，便走到他住的那间卧室兼会客室。在门口，令我无不讶异的是，钱先生戴着老花镜，端坐在一把靠背椅上，手上拿着一本淡紫色封面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在翻阅。他隔着走廊在屋里就听出了是我到了，站起身，迎我进屋，年近百岁高龄，如此耳聪目明，真让人感叹。他指着屋里的两张椅子问我坐哪一张，随后问我喝咖啡还是茶。我说茶吧，他便吩咐保姆为我沏茶。我落座后，看到先生那天特地穿着一套簇新的米灰色毛料西装，心里不无感动。想起认识先生30多年，除了偶然生病不能起床外，每次他见客或是赴会，总是着装齐整，给学生上课时更是西装革履，从未见他衣着随便，不修边幅。这既是对客人的尊重，也是良好修养的体现。

那天，阳光洒在屋子里，钱先生谈话的兴致分外高。我先是说起11月下旬在北京将要召开中国作家代表大会，我知道钱先生和徐中玉先生等都是当然代表，我问他会不会出席，他说会去的，我问他身体吃得消吗？他说：“吃得消，我每天走路，去长风公园走一圈。”其间我口误，把这届作代会说成了第八届，他纠正我说：“是第九届作代会。”接着我拿出一本上海钱穆文化研究会的会刊《钱穆文化》创刊号给他看，他打趣我说：“哦，原来你是资深主编啊。”我说：“哪里呀，是别人印上去的，我只是约了几篇稿，对文稿做了一些修删而已。”我告诉他：创刊号选用了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和艺术暨自然科学院四院院士、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惠特克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钱煦教授题写的刊名，并简单介绍了钱煦教授的学术成就。他认真地翻看了一下创刊号目录，其中有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的遗作《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有什么贡献》、原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教授的《改变思维(上)》、上海钱穆研究会前任会长钱汉东先生的《慎终追远，高山仰止：我与钱王文化结缘》等，他感叹说：“我们钱氏家族，真是人才济济。”他还说记得小时候，武进老家的门上总是贴着“钱塘望族 铁券名家”的条幅。“钱塘望族”，说的是钱氏祖先武肃王钱镠及其子孙，文武双全，创建杭州，富甲一方，钱氏成为浙江家门望族；“铁券名家”，则指唐昭宗皇帝派中使焦楚煌向钱镠颁发金书铁券，以表彰武肃王的丰功伟绩。他还跟我提到当年在无锡师范的一位同窗，名叫钱竹君，说：“他是宜兴人。不知你老家有没有人认识他。”

谈话间，我把拙文《一生最大的兴趣是读‘人学’——记导师钱谷融教授》的复印件给他看，他说你是我的研究生中唯一跟我同姓的，租居地又离得很近。那天，钱先生兴致特别好，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还请他的亲家，即他重孙女宝宝的外婆替我们拍合影照。趁钱先生兴致和精神都好，我便请他为《钱穆文化》题写新刊名。他欣然应允。我带去几支笔，他挑了其中的两支。一边照例说着：“我的字是最不上台面的，不要嫌弃就好”，一边用粗细不同的笔写了两遍，说两幅字由你们挑一幅合适的。

我从从小住静安寺附近，“文革”前刚满10岁，被区运动队招为后备队员，每天下午都要从小学步行去南路的区体育馆训练，来回必经铜仁路333号“绿屋”，我当时深为这幢奇特建筑所吸引，常看到里面的人欢声笑语，进进出出。当时“绿屋”竣工才20多年，其外观基本保持着原貌。

1966年9月初的一天，延安中路“旧市委”机关被北京红卫兵冲开了大门，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进去了，失学在家的我就常去玩要，大院里有一座高大的德国路德教堂。至于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我与众多市民一样熟悉。17岁那年，轮到我要“上山下乡”，我拿了相机到国际饭店去拍照留影，算是做好告别上海的准备……“文革”结束后，我获悉这些地标性建筑连同他几十幢房子，居然都是鄂达克一个人设计的，于是为之倾倒——用现在的时髦话就是“粉丝”了。

10多年前，我突然发现了一批鄂达克的建筑设计藏书，当时就不

那天，我们是在闵行老街渡口过江的。好多辆三门公交车，我叫它手风琴公共汽车，同一个区分配到江对面那个农场当知青的学生都在这里，我们先下车，等会儿平板大渡轮会把车和送到对岸，在对岸重新上车，往海边农场开。

我们都很兴奋吗？不是，也有很担忧、很沮丧、无精打采的。在那个日子里，年轻的城市学生们出发的渡口和远行的列车并不都是如同后来文字描述中说的，个个高歌、人人激情，其实垂头丧气、黯然忧伤、看着对岸、看着窗外、目光呆滞的有的是，不过我确实是昂扬万状，我渴望对岸，就像泰戈尔《彼岸》里的那个小孩。

但我们都必须由这里摆渡，这个渡口是我们所有人的渡口，十八岁的年轻激情、年轻忧伤都必须渡过这一条宽宽的黄浦江。古老的江水由上游舒淌而来，舒淌而去，流过的时候不等一秒钟！它没有一点儿犹豫和缠绵，就像是在完成着规定，我们也是被规定，但是心里却有各自不同的涌动，涌动激情或者忧伤，但站在渡口



油画工作室系列之一 (油画) 徐芒耀

管价格多贵，“义无反顾”地收购了下来。这些藏书一共有28册，是1915年至1947年由美国、德国出版的，其中有大本精装的书籍，也有铜版纸印刷的杂志；甚至还有一叠装订起来的资料夹，里面全是有关游泳池、游泳池供水设备及浴室设计的文字、照片，另有一封1926

鄂达克藏书里的秘密

方毓强

年美国芝加哥一家供应商写给鄂达克的信件，最后还附上一张鄂达克设计的上海德国俱乐部游泳池的图纸，这都反映出当年鄂达克工作的痕迹。这些书籍、杂志上大多有鄂达克的印章，也有鄂达克本人的签名和字迹。据了解，鄂达克当年一直都期盼收到他所订阅的国外出版的书籍、杂志，如果哪一期迟到或没收到，他就十分恼火。可见这些专业书籍、杂志对于他在上海的建筑事业设计是多么重要。我甚至在这些书

场在一条军用公路的尽头，路的两边是很高的树，可以挡住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飞机的侦察，可是我看见的树并不高大，公路的感觉也不神秘。杨老师也在车上，他代表学校送我们，下了车我问他：“杨老师，这真的是军用公路吗？”他哈哈大笑，好像说：“我骗你们的。”我也哈哈大笑，那时的年轻人，一条军用公路，就可能令我们神往，懵懂上路，至少，我是那样！

摆渡

梅子涵

那几个忧伤、不昂扬的同学，他们后来都是每天认真劳动的知青，而且没过几年，纷纷被抽调回市区，又成为了市区人。我不是一个总能优先轮到好机会的人，我在农场很安心地劳动，还办着广播，写稿，播音，也在那个很小的广播室里学习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每个月回家度过非常满足的四天，和外祖母在一起，和母亲、妹妹、弟弟在一起，那对我的父亲正在远方受难，摆渡船是六分钱一张票，不是票，是一枚圆圆的塑料绿牌子，我买一枚绿牌子，来来回回过江，青春一年年长大。

十年里，每一次站在渡口，渡口的这边，渡口的那边，看见的流水都一样，渡船的速度也一样，可是心里渐渐、渐渐不再一样。看不见未来，就如同看不见江水流到哪儿去了，江上的一艘艘船开往哪儿。我从小喜欢看江上的轮船，我乘过很多次轮船，跟着外祖母，跟着母亲，我也独自乘过，那都是前方有一个下船的码头，我知道要去哪儿，码

从中医院出来，路过小区的公园。

小区的公园不大，但是植物郁郁葱葱，有山有水。几株西府海棠赫然入目，上面挂满了累累果实。我正凝视海棠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拐杖敲地的声音。一个身躯佝偻的老太太，头发花白，低着头，一步一步挪过来了。

籍、杂志中发现了鄂达克在上海设计的一些建筑的影子……

2013年1月，鄂达克的女儿艾丽莎、孙子爱尔兰及孙媳安妮，应匈牙利驻沪总领事馆的邀请，前来上海参加纪念鄂达克的活动。我多次和他们见面，得到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当我将鄂达克的藏书拿出来时，他们睁大了眼睛，一边翻阅，一边幽默地发出惊叹：“这让我们太嫉妒了！”原来他们作为鄂达克的后人，也没有鄂达克的建筑设计藏书了。

艾丽莎说：小时候常去外滩父亲的办公室玩，知道父亲热衷于收藏有关建筑设计的书籍。当她看到这些藏书上面还划有红线，就对我说：这都是父亲亲自划的，父亲看书就有这个划线的习惯，她的哥哥也有这个习惯。她接着好像有点“难为情似”地补充道：“可惜我自己却没有养成这个习惯！”

张闻天故居何以得“地利”？请我和优秀历史建筑看明日日本栏。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叶芝与乔伊斯 乔伊斯与叶芝不太一样。喜欢浪漫主义的叶芝和爱好冷静到残忍的乔伊斯也是阅读中大

不同的境界。人们很容易爱上叶芝和他的诗歌，但乔伊斯对人类的爱情交融，则要复杂得多，要能理解他的失望，甚至是绝望，不光是对在精神上饱受创伤的凯尔特后裔们，也是对整个人类的，同时也是对他自己的，才能理解他在绝望里的怜悯，也许，还能用一个词：仁慈。

比起叶芝，乔伊斯更不容易。叶芝是个民粹主义者，乔伊斯是个世界主义者。乔伊斯拒绝成为陈情或者反抗的符号，他是一个极为警惕与冷静的作家，而且骄傲。

头上有人接我们，无忧无虑。可是现在，没有未来的“码头”，尽管在农场，每天喊着革命，我在广播里，在诗歌、散文、小说里都喊革命，但是看不见“码头”。渡口的对面固然是码头，但是这个码头只是停靠一下的地方，而未来，我们的日子只能在农场的盐碱地上度过吗？

我终究没有无精打采。我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但是我读了很多大学生的哲学，根本读不懂的经济学，读那个年月偷偷摸摸借到的一切文学书，一小片一小片地驱赶着心里闷闷的阴沉，一大块一大块地收拢起骤然而来的感情、激情、诗情，活得结实又冲动，坚定而且浪漫。终于，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天走进考场，第二年春天走进了大学。

那天，我又来到渡口，我要摆渡返回对面了。这是真正的返回，而不是每个月的休假。初春那么温暖，舒淌的江水仍旧那么笃定定定，开小渡轮的师傅就是那个十年前开大摆渡船的中年人，这些年我来来回回，好些次都是他开船。有一个黄昏，我从家里回农场，他开船，我又看见他碗里的馒头，就问他：“这是你的晚饭吗？”他说：“是。”我说：“你这个工作太神气了！”他说：“神气啥，瞎混混。”他当然记不住我，他每天见的太多人了。我把装在网兜里的热水瓶递给他：“给你装开水，你以后在船上吃饭可以喝。”他愣了一下：“你不要了？”

“我考取大学了，以后不回农场了。”

他一定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我上了岸，朝着徐闵线车站走去，它是开往徐家汇的，我要在徐家汇换车回家，我上大学了。

我要上大学了。

在行走的时候，就像使用尺子量出来的一样，高度一致。军队里的仪仗队，也不过如此啊。但有一点不一样，军队那个是训练出来的，而他们是用心在走。相伴，陪伴，默契，也不知道他们这样走过了多少日子。秋阳暖暖地落在两个老人的身上，我一动不动地目送着老人拐过弯，痴傻一般惊讶着，感动着。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每次来公园，我都要看看树上挂的牌子，温习下植物的名人走路脚步太整齐了，但是这一次，我什么都不想看了，因为我的心里装满了这两个老人的身影。这才是相伴一生的知心爱人。

节气歌三曲

吴家龙

大雪 大雪纷纷落鹤亭，枝梢重压欲弯形。江南少见银装景，天赐兆丰冬日馨。

冬至 年年冬至结河冰，忽忽光阴雪侵灯。常忆童龄棉被冷，暮更寒觉晏晨兴。

小寒 东风吹雨小寒悠，杨柳飞花河埠头。锦绣江山华夏颂，前程双百梦圆收。



夜光杯